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  
第一一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姬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

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，見人少了，更加混說起來，嚇的眾人發怔，就有兩個女人攙著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，說一回，哭一回。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：「打殺我了！紅鬍子的老爺！我再也不敢了！」有時雙手合著，也是叫疼，眼睛突出，嘴裡鮮血直流，頭髮披散。人人害怕，不敢近前。那時又將天晚，趙姨娘的聲音只管啞啞起來，居然鬼嚎的一般，無人敢在他跟前，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。趙姨娘一時死去，隔了些時，又回過來，整整的鬧了一夜。到了第二天，也不言語，只裝鬼臉，自己拿手撕開衣服，露出胸膛，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。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，其痛苦之狀，實在難堪。

正在危急，大夫來了，也不敢診脈，只囑咐：「辦後事罷。」說了，起身就走。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，說：「請老爺看看脈，小的好回稟家主。」那大夫用手一摸，已無脈息。賈環聽了，這纔大哭起來。眾人只顧賈環，誰管趙姨娘蓬頭赤腳死在炕上。只有周姨娘心裡想到「做偏房的下場頭不過如此！況他還有兒子；我將來死的時候，還不知怎樣呢！」於是反倒悲切。

且說那人趕回家去稟知賈政，即派人去照例料理，陪著環兒住了三天，一同回來。那人去了，這裡一人傳□，□人傳百，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，被陰司裡拷打死了。又說是：「璉二奶奶只怕也好不了，怎麼說璉二奶奶告的呢？」

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，甚是著急，看著鳳姐的樣子實在是不能好的了。況且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，本來事也多，竟像不與他相干的。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。又兼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，只打發人來問問，並不親身來看，鳳姐心裡更加悲苦。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。鳳姐此時只求速死，心裡一想，邪魔悉至。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，漸近床前，說：「姐姐，許久的不見了！做妹妹的想念的很，要見不能，如今好不容易進來見見姐姐。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。僂們的二爺糊塗，也不領姐姐的情，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刻薄，把他的前程丟了，叫他如今見不得人。我替姐姐氣不平！」鳳姐恍惚說道：「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。妹妹不念舊惡，還來瞧我！」平兒在旁聽見，說道：「奶奶說什麼？」鳳姐一時甦醒，想起尤二姐已死，必是他來索命。被平兒叫醒，心裡害怕，又不肯說出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我神魂不定，想是說夢話。給我搥搥。」

平兒上去搥著，見個小丫頭子進來，說是劉老老來了，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。平兒急忙下來，說：「在那裡呢？」小丫頭子說：「他不敢就進來，還聽奶奶的示下。」平兒聽了點頭，想鳳姐病裡必是懶怠見人，便說道：「奶奶現在養神呢，暫且叫他等著，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？」小丫頭子說道：「他們問過了，沒有事。說，知道老太太去世了，因沒有報，纔來遲了。」小丫頭子說著，鳳姐聽見，便叫：「平兒，你來。人家好心來瞧，不可冷淡了他。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，我和他說說話兒。」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裡坐。鳳姐剛要合眼，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，就像要上炕的。鳳姐急忙便叫平兒，說：「那裡來了一個男人，跑到這裡來了！」連叫了兩聲，只見豐兒小紅趕來，說：「奶奶要什麼？」鳳姐睜眼一瞧，不見有人，心裡明白，不肯說出來，便問豐兒：「平兒這東西那裡去了？」豐兒道：「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？」

鳳姐定了一會神，也不言語。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，說：「我們姑奶奶在那裡？」平兒引到炕邊。劉老老便說：「請姑奶奶安。」鳳姐睜眼一看，不覺一陣傷心，說：「老老，你好？怎麼這時候纔來？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！」

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，神情恍惚，心裡也就悲慘起來，說：「我的奶奶！怎麼這幾個月不見，就病到這個分兒？」——我糊塗的要死，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！」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。青兒只是笑。鳳姐看了，倒也□分憐愛，便叫小紅招呼著。劉老老道：「我們屯鄉裡的人，不會病的，若一病了，就要求神許願，從不知道吃藥。我想姑奶奶的病別是撞著什麼了罷？」

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，忙在背地裡拉他。劉老老會意，便不言語了。那裡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，扎掙著說：「老老！你是有年紀的人，說的不錯。你見過的趙姨娘也死了，你知道麼？」劉老老詫異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？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，這可怎麼樣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那怕什麼？他還有老爺太太呢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姑娘，你那裡知道？不好死了，是親生的；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！」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眾人都來解勸。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，便走到炕前，用手拉著鳳姐的手，也哭起來。鳳姐一面哭著，道：「你見過了老老沒有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沒有。」鳳姐道：「你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，就和乾媽一樣。你給他請個安。」

巧姐兒便走到跟前。劉老老忙拉著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不要折殺我了！巧姑娘，我一年多不來，你還認得我麼？」巧姐兒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那年在園裡見的時候，我還小呢。前年你來，我和你要隔年的蠶蠶兒，你也沒有給我，必是忘了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好姑娘，我是老糊塗了。要說蠶蠶兒，我們屯裡多著呢，只是不到我們那裡去。若去了，要一車也容易。」鳳姐道：「不然，你帶了他去罷。」劉老老笑道：「姑娘這樣千金貴體，綾羅裹大了的，吃的是好東西；到了我們那裡，我拿什麼哄他玩，拿什麼給他吃呢？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？」說著，自己還笑。因說：「那麼著，我給姑娘做個媒罷。我們那裡雖說是屯鄉裡，也有大財主人家，幾千頃地，幾百牲口，銀子錢亦不少，只是不像這裡有金的，有玉的。姑奶奶自然瞧不起這樣人家。我們莊家人瞧著這樣財主，也算是天上的人了！」鳳姐道：「你說去，我願意就給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這是玩話兒罷咧。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的人家，只怕還不肯給，那裡肯給莊家人？就是姑奶奶肯了，上頭太太們也不給。」巧姐兒因他這話不好聽，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。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，漸漸的就熟起來了。

這裡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，便拉了劉老老說：「你提起太太來，你還沒有過去呢。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，也不枉來這一趟。」劉老老便要走。鳳姐道：「忙什麼？你坐下，我問你：近來的日子還過的麼？」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道：「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，」說著，指著青兒說：「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。如今雖說是莊家人苦，家裡也掙了好幾畝地，又打了一眼井，種些菜蔬瓜果。一年賣的錢也不少，儘夠他們嚼吃的了。這兩年，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，在我們村裡算過得的了。阿彌陀佛！前日他老子進城，聽見姑奶奶這裡動了家，我就幾乎嚇殺了；虧得又有人說，不是這裡，我纔放心。後來又聽見說這裡老爺陞了，我又喜歡，就要來道喜，為的是滿地的莊稼，來不得。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。我在地裡打豆子，聽見了這話，嚇的連豆子都拿不起來了，就在地裡狠狠的哭了一大場。我合女婿說：『我也顧不得你們了！不管真話謊話，我是要進城瞧瞧去的！』我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，聽見了也哭了一會子。今兒天沒亮，就趕著我進城來了。我也不認得一個人，沒有地方打聽。一徑來到後門，見是門神都糊了，我這一嚇又不小。進了門，找周嫂子，再找不著，撞見一個小姑娘，說：『周嫂子得了不是，攆出去了。』我又等了好半天，遇見個熟人，纔得進來。不打量姑奶奶也是這麼病！」說著，就掉下淚來。

平兒著急，也不等地說完了，拉著就走，說：「你老人家說了半天，口也乾了，僂們喝茶去罷。」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。青兒自在巧姐那邊。劉老老道：「茶倒不要，好姑娘，叫人帶了我請太太的安，哭哭老太太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你不用忙，今兒也趕不出城去了。方纔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，招的我們奶奶哭，所以催你出來。你別思量。」劉老老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姑娘，這是多心，我也知道。倒是奶奶的病怎麼好呢？」平兒道：「你瞧妨礙不妨礙？」劉老老道：「說是罪過：我瞧著不好。」正說著，又聽鳳姐叫呢。平兒到床前，鳳姐又不言語了。平兒正問豐兒，賈璉進來，向炕上一瞧，也不言語，走到裡間，氣哼哼的坐下。只有秋桐跟了進去，倒了茶，殷勤一回，不知噉噉的說些什麼。回來，賈璉叫平兒來問道：「奶奶不吃藥麼？」平兒道：「不吃藥怎麼樣呢？」賈璉道：「我知道麼？你拿櫃子上的鑰匙來罷。」

平兒見賈璉有氣，又不敢問，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。鳳姐不言語。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賈璉那裡就走。賈璉道：「有鬼叫你嗎？你擱著叫誰拿呢？」平兒忍氣打開，取了鑰匙，開了櫃子，便問道：「拿什麼？」賈璉道：「僂們有什麼嗎？」平兒氣

的哭道：「有話明說，人死了也願意！」賈璉道：「這還要說麼？頭裡的事是你們鬧的；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五千銀子，老爺叫我拿公中的地賬弄銀子，你說有麼？外頭拉的賬不開發，使得麼？誰叫我應這個名兒！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！你不依麼？」

平兒聽了，一句不言語，將櫃裡東西搬出。只見小紅過來，說：「平姐姐快走！奶奶不好呢！」平兒也顧不得賈璉，急忙過來。見鳳姐用手空抓，平兒用手攥著哭叫。賈璉也過來一瞧，把腳一跺道：「若是這樣，是要我的命了！」說著，掉下淚來。豐兒進來說：「外頭找二爺呢。」賈璉只得出去。

這裡鳳姐愈加不好，豐兒等便大哭起來。巧姐聽見趕來。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，嘴裡念佛，搗了些鬼，果然鳳姐好些。一時王夫人聽了丫頭的信，也過來了，先見鳳姐安靜些，心下略放心。見了劉老老，便說：「劉老老，你好？什麼時候來的？」劉老老便說請安，也不及說別的，只言鳳姐的病，講究了半天。彩雲進來說：「老爺請太太呢。」王夫人叮嚀了平兒幾句話，便過去了。

鳳姐鬧了一回，此時又覺清楚些。見劉老老在這裡，心裡信他求神禱告，便把豐兒等支開，叫劉老老坐在床前，告訴他心神不寧，如見鬼的樣子。劉老老便說：我們屯裡什麼菩薩靈，什麼廟有感應。鳳姐道：「求你替我禱告。要用供獻的銀錢，我有。」便手腕上退下一雙金鐲子來交給他。劉老老道：「姑奶奶，不用那個。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，好了，花上幾百錢就是了，那用這些？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，也是許願，等姑奶奶好了，要花什麼，自己去花罷。」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，不好勉強，只得留下，說：「老老，我的命交給你了！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，也交給你了！」劉老老順口答應，便說：「這麼著，我看天氣尚早，還趕的出城去，我就去了。明兒姑奶奶好了，再請還願去。」

鳳姐因被眾冤魂纏繞害怕，巴不得他就去，便說：「你若肯替我用心，我能安穩睡一覺，我就感激你了。你外孫女兒，叫他在這裡住下罷。」劉老老道：「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，沒的在這裡打嘴，我帶他去的好。」鳳姐道：「這就是多心了。既是僱們一家人，這怕什麼？雖說我們窮了，多一個人吃飯也不算什麼。」

劉老老見鳳姐真情，樂得叫青兒住幾天，省了家裡的嚼吃。只怕青兒不肯，不如叫他來問問，若是他肯，就留下。於是和青兒說了幾句。青兒因與巧姐兒玩得熟了，巧姐又不願意他去，青兒又要在這裡，劉老老便吩咐了幾句，辭了平兒，忙忙的趕出城去。不提。

且說櫺翠庵原是賈府的地址，因蓋省親園子，將那庵圈在裡頭，向來食用香火，並不動賈府的錢糧。如今妙玉被劫，那女尼呈報到官，一則候官府緝盜的下落，二則是妙玉基業，不便離散，依舊住下，不過回明了賈府。

那時賈府的人誰都知道，只為賈政新喪，且又心事不寧，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。只有惜春知道此事，日夜不安。漸漸傳到寶玉耳邊，說：「妙玉被賊劫去。」又有的說：「妙玉凡心動了，跟人而走。」寶玉聽得，分納悶：「想必是被強徒搶去。這個人必不肯受，一定不屈而死！」但是一無下落，心下甚不放心，每日長嘆短歎，還說：「這樣一個人，自稱為『檻外人』，怎麼遭此結局！」又想到：「當日園中何等熱鬧！自從二姐姐出閣以來，死的死，嫁的嫁，我想他一塵不染，是保得住的了，豈知風波頓起，比林妹妹死的更奇！」由是一而二，二而三，追思起來，想到《莊子》上的話，虛無縹渺，人生在世，難免風流雲散！不覺的大哭起來。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，百般的溫柔解勸。寶釵初時不知何故，也用話箴規。怎奈寶玉抑鬱不解，又覺精神恍惚。

寶釵想不出道理，再三打聽，方知妙玉被劫，不知去向，也是傷感。只為寶玉愁煩，便用正言解釋，因提起：「蘭兒自送殯回來，雖不上學，聞得日夜攻苦。他是老太太的重孫。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，老爺為你日夜焦心，你為閒情癡意，糟蹋自己，我們守著你，如何是個結果？」說得寶玉無言可答，過了一回，纔說道：「我那管人家的閒事？只可歎僱們家的運氣衰頹！」寶釵道：「可又來！老爺太太原為是要你成人，接續祖宗遺緒，你只是執迷不悟，如何是好？」寶玉聽來，話不投機，便靠在桌上睡去。寶釵也不理他，叫麝月等伺候著，自己卻去睡了。

寶玉見屋裡人少，想起：「紫鵲到了這裡，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，冷冷清清摺著他，我心裡甚不過意。他呢，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。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，他在我這裡伴了好些時，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裡，他的情意卻也不薄了。如今不知為什麼，見我就是冷冷的。若說為我們這一個呢，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，我看他待紫鵲也不錯。我不在家的日子，紫鵲原也與他有說有笑的；到我來了，紫鵲便走開了。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，我便成了家的原故。——噯！紫鵲，紫鵲！你這樣一個聰明女孩兒，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？」因又一想：「今晚他們睡的睡，做活的做活，不如趁著這個空兒，我找他去，看他有什麼話。倘或我還有得罪之處，便賠個不是也使得。」想定主意，輕輕的走出了房門，來找紫鵲。

那紫鵲的下房也就在西廂裡間。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，只見裡面尚有燈光，便用舌頭舐破窗紙，往裡一瞧。見紫鵲獨自挑燈，又不是做什麼，呆呆的坐著。寶玉便輕輕的叫道：「紫鵲姐姐，還沒有睡麼？」紫鵲聽了，嚇了一跳，怔怔的半日，纔說：「是誰？」寶玉道：「是我。」紫鵲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，便問：「是寶二爺麼？」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一聲。紫鵲問道：「你來做什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我有一句心裡的話要和你說說，你開了門，我到你屋裡坐坐。」紫鵲停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二爺有什麼話，天晚了，請回罷，明日再說罷。」寶玉聽了，寒了半截。自己還要進去，恐紫鵲未必開門；欲要回去，這一肚子的隱情，越發被紫鵲這一句話勾起。無奈，說道：「我也沒有多餘的話，只問你一句。」紫鵲道：「既是一句，就請說。」寶玉半日反不言語。

紫鵲在屋裡，不見寶玉言語，知他素有癡病，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，勾起他的舊病，倒也不好了，因站起來，細聽了一聽，又問道：「是走了，還是傻站著呢？有什麼又不說，儘著在這裡瘋人！已經瘋死了一個，難道還要瘋死一個麼？這是何苦來呢？」說著，也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瞧，見寶玉在那裡默聽。紫鵲不便再說，回身剪了剪燭花。忽聽寶玉歎了一聲道：「紫鵲姐姐！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，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？我固然是個濁物，不配你們理我，但只我有什麼不是，只望姐姐說明了，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，我死了倒作個明白鬼呀！」紫鵲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二爺就是這個話呀！還有什麼？若就是這句話呢，我們姑娘在時，我也跟著聽俗了；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，我是太太派來的，二爺倒是回太太去。左右我們丫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！」說到這裡，那聲兒便也哽咽起來。說著，又醒鼻涕。

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，便急的跺腳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！我的事情，你在這裡幾個月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？就便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，難道你還不叫我說，叫我驚死了不成？」說著，也嗚咽起來了。

寶玉正在這裡傷心，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：「你叫誰替你說呢？誰是誰的什麼？自己得罪了人，自己央及呀！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，何苦來拿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腳兒呢？」這一句話把裡外兩個人都嚇了一跳。你道是誰？原來卻是麝月。寶玉自覺臉上沒趣。只見麝月又說道：「到底是怎麼著？一個賠不是，一個又不理。你倒是快快兒的央及呀！——噯！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狠心了：外頭這麼怪冷的，人家央及了這半天，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！」又向寶玉道：「剛纔二奶奶說了，多早晚了，打量你在那裡呢，你卻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？」紫鵲裡面接著說道：「這可是什麼意思呀？早就請二爺進去，有話明日說罷。這是何苦來！」

寶玉還要說話，因見麝月在那裡，不好再說別的，只得一面同麝月走回，一面說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今生今世也難剖白這顆心了！惟有老天知道罷了！」說到這裡，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。麝月道：「二爺，依我勸你死了心罷。白賠眼淚，也可惜了兒的。」

寶玉也不答言，遂進了屋子，只見寶釵睡了。寶玉也知寶釵裝睡。卻是襲人說了一句道：「有什麼話，明日說不得？巴巴兒的跑到那裡去鬧，鬧出一一」說到這裡，也就不肯說，遲一遲，纔接著道：「身上不覺怎麼樣？」寶玉也不言語，只搖搖頭兒，襲人便打發寶玉睡下。一夜無眠，自不必說。

這裡紫鵑被寶玉一招，越發心裡難受，直直的哭了一夜。思前想後：「寶玉的事，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，所以眾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；後來寶玉明白了，舊病復發，時常哭想，並非忘情負義之徒。今日這種柔情，一發叫人難受。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！如此看來，人生緣分，都有一定。在那未到頭時，大家都是癡心妄想；及至無可如何，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，那情深義重的也不過臨風對月，灑淚悲啼。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，這活的真真是苦惱傷心，無休無了。算來竟不如草木石頭，無知無覺，倒也心中乾淨！」想到此處，倒把一片酸熱之心，一時冰冷了。纔要收拾睡時，只聽東院裡吵嚷起來。

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